

大字神秘惊奇系列[®]

(珍藏本)



校园最静时

张韧 著

大字神秘惊奇系列(珍藏本)

校园最静时

张 槐 译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《大字神秘惊奇系列》是经国家商标局正式注册的专有商标，全面享受国家商标法的保护。任何未经允许冒用、篡用及摹仿本商标的行为，都将受到法律的追究。

《大字神秘惊奇系列》(珍藏本)

张 韧 著

*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)

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64 开本 65 印张 1500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 套 全套定价：120.00 元(每本 4.00 元)

书号：ISBN：7-5312-0983-7/I·236

大字



第 一 章

怪怪的眼神

古老师是一个怪人。

正因为他太怪，学生们都有点怕他。

他有一张瘦长的脸，和一双无神的眼睛。

他从不大声说话，也不笑。他是教生物课的。每次上课，他一进教室，热闹如沸水的教室，立刻静了下来，冻成了冰。

同学们看着他，就像看一个远古的生物，既好奇，又心怀恐惧。好像这个沉默的古老师，眯着眼睛，小声讲着问题，可是，会突然跳过来，张开大嘴，

把他们统统吞下肚里。

男生女生最怕的，是到生物实验室上课。那里的药水味、人骨头架、动物标本，还有古老师的难以听懂的话语，都使学生们联想起最可怕的动物，最惊人的物种变异。特别是，当说到最得意的话题时，屋里的气氛就更不对了。

古老师最爱讲的一个问题，就是“基因”。

“基因基因，就是最基本的因素，”他说，“有了它，你就可以组合成任何生命，任何物种，只要……只要方法对头。”

同学们都不爱听他说这些，背地里，叫他“嘟嘟囔囔老师”，意思是说他那种含含糊糊的说话方式，让人听着难受。只有大宇不这样看。事实上，他特别爱听老师的课。在那个实验室，他呆的时间也最多。

他最感兴趣的，就是古老师说的“基因”。

有了它，就可以造出你所想要的任何动植物，甚至，可以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。是这样吗？古老师

说：“是”。大宇一下子入迷了。他想象：有一天，自己掌握了这门技术，就可以造出一个超人来！

放学以后，他哪儿也不去，一头扎进了古老师的实验室。

他还有好多好多问题，要问古老师呢。

古老师没结过婚，一直过着单身的日子。他没有家，就住在校内的一间宿舍里。事实上，那宿舍，就在实验室的后面，简直就算是住在了实验室。白天，他要上课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把时间都花在实验室里了。

大宇进去时，见古老师忙着什么。他太专心，竟没发觉有人进来。

“古老师。”大宇叫了一声。

“呵……”古老师抬起脸，看了一眼大宇，点点头。

他是喜欢大宇的。他认为，在自己教的所有学生中，大宇最聪明，将来，准有出息。特别是，大宇对基因工程有见解，有钻研劲头，更使古老师高兴。一

有机会,他就跟大字说一说这方面的事,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他。

但是,今天,大字觉得,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。

是古老师的眼睛。

以前,每当大字放学以后,来到实验室时,古老师不说什么,也没什么表示,但是,他的眼睛会笑起来。

那是最真诚的笑,是他高兴的表示。然而,今天却没有。大字觉得,古老师看他一眼,就把头低下去了。他的眼睛,是冷冰冰的,没有一丁点的意思。不但没笑,那眼神中好像还带出一种紧张,一种恐惧。

奇怪。

“古老师,有什么,要我帮忙?”大字上前去,想帮古老师搬桌上的一个大容器。

“啊,没……没什么。”古老师慌忙把大字挡住了。刚才,古老师一直在工作台上忙着弄什么。大字进来时,他就要把那东西遮住,不让大字发现。现在,大字要上前伸手,更把古老师吓坏了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有什么，怕我看见？大字这样想，更好奇了。

“古老师，您是不是要这个？”大字假装把一个小试管递过去，想再看看，那里的底有什么东西。

“啊，不要，不要……”古老师一边说，一边把一个长方形物，朝工作台的下边藏。

“那是什么呀，古老师？大字指着古老师的手上问。

“啊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古老师一下子把它塞进了台下，脸都变色了。“没什么，什么也不是……”

他在弄什么玄虚？大字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在嘀咕了。

在那里待着，大字东摸摸，西看看，没话找话，跟古老师聊天。一会儿，他问古老师一两个基因工程问题，一会儿，又说说自己看科普杂志上的文章，对生物进化的原理表示糊涂，要请古老师指教。

要是在以前，古老师会把一切放下，让大字坐好，跟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来。可是，今天，他一直没

有什么反应。看样子,他是急于把大宇支出去,好继续干自己的事。而那事,他不想让大宇知道。

大宇实在泡不下去了,就告别古老师,走出了实验室。他仿佛觉得,古老师最后看了他一眼,那眼神中,又显出一丝不安。

他,为什么会不安?

大宇简直不敢多想这样的问题,可是,他又不能想。他喜欢古老师,因此,他不能看着古老师有什么为难的事,自己却呆在一边。

不,一定要帮帮老师。

大宇想到这里,就呆不住了。他草草地吃过了晚饭,又朝学校来了。在心里,他核计着:“也许,古老师生病了,要是那样,我就叫车,送他去医院。”

到学校时,正是夜幕降临之后,天色黯然,校园里一片寂静。事实上,这是校园里最静的时候。没有学生,没有老师。连勤杂工也都关上了小屋的门,自顾自地吃东西去了。

在一片幽蓝色的夜幕中,大宇进了校门,朝东北

角的那排房子走去。听到自己的脚步声,在水泥小路上轻响,在远处传出了回音,他的心里有点不舒服。

东北角的那排房子,都是黑乎乎的。只有最东边的那间屋子,亮着淡然的灯光。那就是生物实验室。古老师每天晚上都要工作,这,是谁都知道的。

大宇快到实验室时,不知为什么,把脚步放轻了。他本来想直接敲门,可是,手到门边,又改变了主意。

一种直觉,使他明白,这样进去不好。他会把古老师吓一跳的。古老师眼中的那种神色,又浮现在大宇脑海。

“不,我不能再冒失。”他想。

蹑手蹑脚地,他离开门口,朝窗户下边摸了过去。用手朝窗台上一按,他把头伸高,朝窗户看去。

他以为,自己会看到,古老师在伏案工作,抄一会儿数据,看一看试管。以前,他看到古老师都是这样的。

但是，此刻，情况完全不对了。

大宇睁大眼睛，朝屋里一看，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情景。

太奇怪了，简直令人不敢相信。

他这一生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情景！

第二章

实 验

从窗外看去，古老师正在台子上做实验。他的脸，是背对着窗户的。可是，可以看出他身子僵直，心情很紧张。

台子上，放着一个样式难看的仪器。古老师的东西，大宇都很熟悉。但是，却从没见过这架仪器。看上去，它像是用镜子和电线组成的炮，只是没有炮筒，如同一只没有脖子的鸡。

古老师从台子下面，拿出了一根铁棒。大宇一看，眼睛亮了。那，正是他下午见过的铁家伙。小心

翼翼地，古老师把铁棒插到了那个仪器上。原来，真是一根“炮管”。

经过反复调整，那铁炮管对准了前方。顺着它的指示，大宇朝那看去。只见在那边的墙角处，放着一个玻璃缸，有一米见方，里面游着一只金鱼。

先是听到“喵”的一声叫，接着，大宇就看见，古老师从台下面，又拿出来一只猫。是一只白色波斯猫，闪着—对阴阳眼，很是活泼可爱。

他搬来一个木架子，把猫放在上面。然后，他把架子朝后移，正好让它处于那仪器和那个金鱼缸之间。

古老师身子俯下，在仪器上瞄了又瞄，把炮管对准了那架子上的猫，又对准远处的金鱼缸。小猫眼盯着他的举动，有点傻眼，不知他要干什么。

大宇也不知道。所以，他的心在怦怦跳。

一切弄好之后，古老师伸出手指，朝那仪器上的电钮了一按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仪器上闪出了一道蓝光，然后—切，就都沉静下来。大宇再看，不由吃

了一惊。

架子上是空的,那只活蹦跳的小猫没有了。

鱼缸里的那条金鱼,本来是金色的,现在,变成了白色,而且,不再是原来的鱼了。

它,竟然有了一条尾巴,一对阴阳眼,还有了一种猫的媚态。

它,成了一条“猫鱼”!

是的,那是真正的猫和鱼组成的新型鱼类。或者说,新型猫类。它还在游泳,还在大口大口地喝水。它的尾巴,也在像鱼尾那样摆动。可是,无论从哪方面,它都不再是鱼,而是那只波斯猫变的最怪的鱼了!

还有什么,比这更加不可思议?

大宇大受震动,一下子,从窗台上掉了下来。本来,他可以站稳,谁知心思不定,一下子,摔了屁股墩儿。

屋里古老师听到了动静,急忙跳起,朝窗户这边扑来。几乎在这同时,屋里的灯关掉了。窗户顿时

一片漆黑。

大宇以为，古老师会追出来。他想快跑，想永远逃出这个是非之地。他也知道，无论怎样快，都来不及了。只要古老师窜出来，就会一把将他按在地上，再也不让他起身。

但是，古老师并没有出来。

那扇门，还在紧紧地关着。屋里，还在黑着灯。周围的世界，还是一片宁静。好像是，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大宇等了一会儿，见不再有动静，才慢慢地爬了起来。又等了几秒种，他才敢移动脚步。

一步一步，他朝后退去。同时，他的眼睛，还在盯着那实验室，防备着那门突然打开，古老师突然跃出，朝他奔来。

一直退到了二十米开外，快到另一排房子转角处了，还是平安无事，大宇这才安下心来。只要再退五步，他就可以转过身来，飞跑出去，再也不会再有危险了。

一只大手，从后面伸出，把他的领子抓住了。那手，是如此有力，几乎把大宇提了起来。

大宇觉得，自己一下子就断了气。过了好几秒钟，他觉得领口松了些，那口气慢慢地缓上来。他使劲眨眼，看着面前的这个人。

啊，是他。大宇认识。他是古老师家的一个亲戚，好像是远房姑表亲之类。他在本市的一个科研机关工作，有时，会到学校来看古老师。正是在古老师那儿，大宇见过他。

“啊，周大哥，你……你真吓死我了。”大宇咧咧嘴，哭笑不得。

“老远地，我就瞧见你了，”周大哥问，“干吗哪，练‘退步功’哪？”

大宇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在这同时，他脑子里转着念头：要不要跟他说自己刚才看见的事？他觉得，最好不说。

“瞧你脸色，不大对头嘛。”周大哥问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